

周敦頤愛的是什麼蓮

葉國良*

摘 要

周敦頤的〈愛蓮說〉膾炙人口，但其中的「蓮」字，究竟指荷抑或為睡蓮，歷來莫衷一是。

筆者從幾個方面考察，主張周敦頤愛的「蓮」應是葉片貼浮水面的睡蓮。本文先從區別荷與睡蓮在植物學上的異同開始討論，其次論佛教經典所盛稱的「蓮」指睡蓮。之後，回顧〈愛蓮說〉的詮釋史，再依文本論周敦頤所指也是睡蓮。最後則論周敦頤的企圖是將「蓮」從佛法的意象轉化為儒家「君子」品格的意象。

如果此說成立，讀〈愛蓮說〉者，不應只視該文為一篇精緻可愛的小品，而應體認此文的寫作動機與深層的文化意涵。

關鍵辭：周敦頤、〈愛蓮說〉、蓮、佛典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What Kind of Lotus Does Zhou Dunyi Love?

Yeh Kuo-Li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Zhou Dunyi's "The Love for Lotus" enjoys great popularity. However, no conclusion has been reached whether the word "lotus" refers to *Nelumbo nucifera* (蓮, 荷) or *Nymphaea alba* (睡蓮).

Judging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 suggest that the flower Zhou refers to should be *Nymphaea alba*, whose leaves float on water surface. My argument begins with the botanical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Nelumbo nucifera* and *Nymphaea alba*. Also, in Buddhist texts, the word "lotus" always refers to *Nymphaea alba*. Looking back at the pas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ove for Lotus", what the text refers to is also *Nymphaea alba*. Zhou attempts to transfer the image of lotus from the symbol of Buddhism to that of virtue of the Confucian ideal nobleman (君子).

If my argument sustains, "The Love for Lotus" should not only be read as a lovely, delicate piece; readers also have to look for deeper motiva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Zhou Dunyi, "The Love for Lotus", lotus, Buddhist texts

周敦頤愛的是什麼蓮

葉國良

一、前言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學者稱濂溪先生。他是宋代理學的開山者，他留下的文化遺產，除了理學著作外，詩文作品很少，但其短文〈愛蓮說〉盡人皆知。

1

〈愛蓮說〉的「蓮」字究竟指什麼植物？數十年來的中學教科書多附了圖片，極少數指那是葉片貼浮水面的睡蓮，大多數稱那是花、葉都浮出水面甚長的荷，莫衷一是。儘管荷和睡蓮有相似處，而且在中國文學中，「蓮」與「荷」兩字常常混用（本文不另處理「芙蓉」、「芙蕖」、「菡萏」等詞，以免討論失焦）。「蓮」字可指荷，如〈古辭〉²有「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之句，蓮花既高過人頭，明顯指的是荷。「荷」字可指睡蓮，如楊萬里〈玉井亭觀荷花〉³「老龜大於錢，辛勤上團葉，忽聞人履聲，入水一何捷」，雖然用了玉井荷花的典故（參下文第四節），在此卻只能指睡蓮。「蓮」、「荷」在詩文中混用，其結果常常導致讀者無法分辨作者的陳述究竟何指。

¹ 《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卷153，頁3048-3049，「周元公集九卷」提要云：「〈愛蓮說〉一篇，江昱《瀟湘聽雨錄》力攻其出於依託，然亦別無顯證。」檢江昱：《瀟湘聽雨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1138冊，1995年），卷一，頁8，云：「〈愛蓮說〉，鄭東里太守之僑謂意義淺俗，氣體卑弱，絕非《通書》、〈太極〉文字，有辯甚晰。」據此，謂〈愛蓮說〉出依託者，乃鄭之僑，非江昱。

²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347冊，1983年），卷72，頁621。或謂此為梁武帝〈西洲曲〉，見戴君仁編：《詩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1年新版），頁163。

³ 宋·楊萬里：《誠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60冊，1983年），卷25，頁271。

然而，從植物學的觀點說，此類植物的中譯學名並沒有稱為「荷」的科、屬、種，而都稱為「蓮」（詳下節）。總之，荷是俗稱，其植物學上的特徵和睡蓮不同。而這個差異，涉及〈愛蓮說〉文本解讀的正確與否，也涉及該文內容是否有較深層的文化意涵的問題，應該詳辨，尤其在周敦頤本人的詩文無法提供我們直接解答的狀況下，細心分析和求證是必要的。

筆者從幾個方面考察，主張周敦頤愛的「蓮」應是葉片貼浮水面的睡蓮。睡蓮是佛教的象徵，所以周敦頤有將佛教象徵轉化為儒學象徵的企圖，這和他會通《易》理、道家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繪製〈太極圖〉（附圖一），提出儒家式的形上學，而開創了理學，在方式上是一致的。

事實上，學界早有〈愛蓮說〉是否有轉化佛教象徵之意圖的討論（詳參本文第四節關於詮釋史的討論），但筆者以為在解說上仍有餘義，且不注意「蓮」字究竟指何種植物的問題，因而重論此一議題。

本文將先從區別荷與睡蓮在植物學上的異同開始討論，其次論佛教經典所盛稱的「蓮」指睡蓮。之後，筆者將回顧〈愛蓮說〉的詮釋史，再依文本論周敦頤所指的「蓮」也是睡蓮。最後則論周敦頤的企圖是將「蓮」從佛法的意象轉化為儒家「君子」品格的意象。

如果拙說成立，讀〈愛蓮說〉者，不應只視該文為一篇精緻可愛的小品，而應體認此文的寫作動機與深層的文化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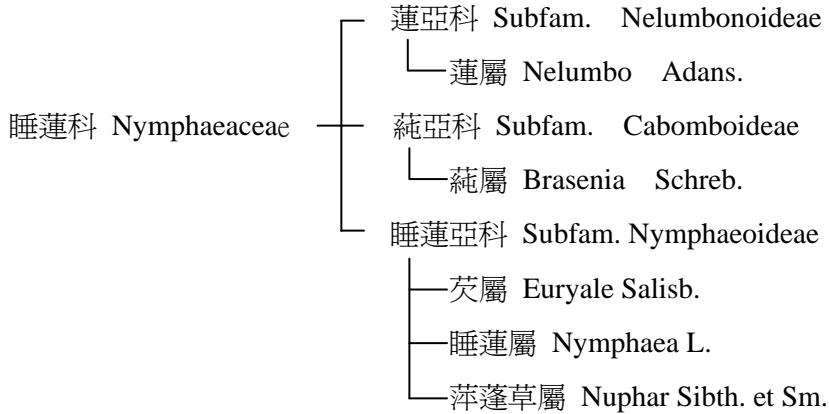
二、植物學上的荷與睡蓮

在植物分類上，中譯學名並沒有被稱為「荷」的科、屬、種。而稱為「蓮」的科、屬、種，在分類上也隨著研究的細密化而有一個演變的過程。

根據 1958 年出版的《中國種子植物科屬詞典》⁴及《中國植物科屬檢索表》⁵，

⁴ 《中國種子植物科屬詞典》原於 1958 年出版，茲據其修訂本《中國種子植物科屬詞典》（臺北：南

1979 年出版的《中國植物志》⁶，中國所產，在睡蓮科 Nymphaeaceae 以下有 3 個亞科，每個亞科之下的屬多寡不一，屬下又有種，其結構如下：



而 2000 年鄭武燦出版的《臺灣植物圖鑑》⁷，蓮亞科和睡蓮亞科已分別稱為蓮科和睡蓮科，而不再都歸於睡蓮科之下。這表示從植物學上看，蓮和睡蓮在特徵上確有顯著的不同。

總之，從植物學上說，「蓮」的品種繁多，不一而足，有其葉足以承載七八歲小兒的大王睡蓮，也有其花小巧精緻的蓮，更有一般人不知和蓮科、睡蓮科有親屬關係的莖、芡一類植物。為了使臺灣及中國讀者容易了解，茲根據《臺灣植物圖鑑》的記載，舉臺灣所見的此類植物，將一般口語或文書所謂的荷與睡蓮作一植物學上的區分，以便後文的進行。

臺灣常見而俗稱為荷的植物，《臺灣植物圖鑑》編號 2021，屬於蓮科蓮屬的一種，學名 *Nelumbo nucifera* Gaertn，其描述如下：

多年生草本，水生，根莖匍匐，長在水下土壤中，有分枝，多節，白色，圓柱形。單葉，具葉柄，柄長 1~2 公尺，平滑或具刺，挺出水面；葉片徑 20~60

天書局有限公司，1991 年），頁 69、75、189-190、325、332-333。

⁵ 《中國植物科屬檢索表》原於 1958 年出版，茲據其增訂本《中國高等植物科屬檢索表》（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1 年），頁 85、88、91、167。

⁶ 《中國植物志》（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 年），第二十七卷，頁 2-15。

⁷ 鄭武燦：《臺灣植物圖鑑》（臺北：茂昌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頁 1011-1012。

公分，扁圓形或盾狀，全緣而呈波狀，中心呈杯狀，膜質，粉綠色，葉脈由中心向四方射出。花大，徑 10~25 公分，白色或玫瑰色，具香味；花萼 4~5 片，小型；花瓣多數，橢圓形，具多數縱脈；雄蕊多數；花藥黃色。果托徑 5~10 公分，呈短倒圓錐形。種子長約 0.8 公分，卵球形，藏於果托窠孔中，頂端伸出，淡紅棕色。分佈亞洲東部、印度及澳洲北部，本省廣泛栽植。花期自 5 月至 7 月。

臺灣一般所稱的睡蓮，編號 2023，屬於睡蓮科睡蓮屬的一種，學名 *Nymphaea tetragona* Georgi，其描述如下：

多年生草本，水生，地下莖堅韌，直立，肉質。單葉，具長柄，葉片徑約 7~15 公分，浮貼水面，卵圓形至卵狀橢圓形，葉基鑷狀缺裂，葉緣全緣，上表面暗綠色，下表面紅色。花徑 5~8 公分；花萼 4 片，長 3~4 公分，寬 1~1.5 公分，綠色，闊披針形至窄卵形，先端近銳形；花瓣 8~15 片，長 3~5 公分，寬 1~1.5 公分，先端近銳形；雄蕊多數，約 40 枚，黃色，外層較寬，呈花瓣狀，內層線狀，藥隔不延伸。果實卵球形。分佈西伯利亞、中國、日本及北美，本省產在低海拔池塘和湖泊。花期自 5 月至 7 月。

從以上的描述，可知荷和睡蓮雖有相同點，但有許多不同，譬如在水面下，荷有橫長可食的藕，而睡蓮沒有，在水面上可見且明顯的分別，便是荷的葉片與花的柄可長至 1~2 公尺且浮出水面，而睡蓮的葉片則浮貼水面，花僅伸出水面少許。

另外在臺灣常見的還有俗稱「水蓮花」的萍蓬草，編號 2022，也屬睡蓮科，學名 *Nuphar ahimadai* Hayata，其花似睡蓮，浮出水面之長度亦同睡蓮；但其葉片略成心形，與睡蓮葉片較圓不同，葉片或漂浮，或浮出水面少許，此點亦與睡蓮不盡相同。

總之，在植物學上說，荷和睡蓮的特徵是不同的。

三、佛教所稱的蓮指睡蓮

佛教與「蓮」關係密切，梵語與「蓮」有關者都翻譯成「蓮」，極少譯成「荷」的，所以極樂世界稱「蓮邦」，諸佛菩薩之座稱「蓮臺」、「蓮座」，結跏趺坐稱「蓮花坐」，袈裟稱「蓮花衣」，有經曰「妙法蓮花經」，有社曰「蓮社」。不過，單從翻譯的字面看，並不能證明以上的「蓮」字指的即是睡蓮而不是荷，還要根據佛教文獻來證明，而且必須以印度的品種及其特徵為準，不應以中國或臺灣的品種為據，上一節的引述只是先提供讀者一個基本的概念，以便對照。

根據《佛光大辭典》⁸「蓮華」條的解釋：

在印度，稱蓮華者，可大別為二種。

(1) 鉢頭摩華，梵語 padma，巴利語同。學名 *Nymphaea alba*。即蓮華。又作鉢曇摩華、鉢特摩華、般頭摩華、鉢弩摩華、波曇華、波慕華。譯為赤蓮華、赤蓮、紅蓮華、赤黃蓮華、黃蓮華。有赤、白二色，是否實有黃色則不詳。通常鉢頭摩華即指赤蓮華而言；八寒地獄之中，有鉢頭摩地獄、摩訶鉢頭摩地獄，即譯為紅蓮地獄、大紅蓮地獄。此乃因地獄之眾生，由於寒冷，故身體凍成紅色，皮破而呈血赤之色。

(2) 優鉢羅華，梵語 utpala，巴利語 uppala。即睡蓮。學名 *Nymphaea tetragona*。又作優鉢華，烏怛鉢羅華、優益羅華。譯為青蓮華、黛華、紅蓮華。有青色、赤色、白色等。其中以青色者為最著名，即尼羅烏鉢羅華（梵 nilotpala），又作泥盧鉢羅華，譯為青蓮華。在經典中，形容佛眼之微妙，即以其葉為喻；口氣之香潔則以其花為喻。青蓮花為千手觀音四十手中之右一手所持物，此手即稱青蓮華手。又八寒地獄之第六為優鉢羅地獄，八大龍王之一為優鉢羅龍王。前者因冰混同水色而呈青色，或因寒氣而使皮膚凍成青色，故稱優鉢羅地獄。後者因龍王所住之處即優鉢羅華所生長之池，故以之為名。

此外，拘勿頭華，梵語 kumuda。又作拘牟頭華、俱物頭華、句文羅華。譯為白蓮華、地喜花，即白或紅之睡蓮，亦有黃、青二色，此恐係指赤、白優鉢羅華而言。……另有分陀利華，梵語 pundarika，學名 *Nelumbo nucifera*。又作分陀利迦華、分荼利迦華、奔荼利華、本拏哩迦華；譯為白蓮華，又稱百葉華、妙好華。亦為白色睡蓮之一種。不被煩惱污染之清淨無垢佛，其法

⁸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縣：佛光出版社，1988年），頁6146-6147。

性即喻為分陀利華。《悲華經》及《妙法蓮華經》即以此華為經題。又千葉蓮華，乃有千枚花瓣之蓮華，係供養佛陀所用，即為佛所坐之華臺。

又《大日經疏》卷十五列舉五種西方之蓮華，即鉢頭摩華、優鉢羅華、泥盧鉢羅華、拘勿頭華、芬荼利迦華。

據上，鉢頭摩華、優鉢羅華、泥盧鉢羅華的學名共同的是 *Nymphaea*，乃是睡蓮。而拘勿頭華，上引文明白的說是「即紅或白之睡蓮」。至於分陀利華，學名雖然稱 *Nelumbo nucifera*，在植物學上屬於蓮科，但上引文說它「亦為白色睡蓮之一種」，可見該品種之葉漂浮水面，所以一般人以為它也是睡蓮。由此可見，佛教經典所稱之蓮，指的是睡蓮。

以上的引述，不妨再以《中華佛教百科全書》⁹「蓮華」條的斷語作結，更為清楚明白：

佛典中所提及的蓮華，與中國、日本之圓形葉蓮不同，是一種橢圓形葉的睡蓮。

四、〈愛蓮說〉詮釋史的回顧

〈愛蓮說〉見清康熙間張伯行編《周濂溪先生全集》¹⁰卷八，此文是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石刻墨本，朱熹從周敦頤曾孫周直卿處獲得者，其文為：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古人對〈愛蓮說〉的「蓮」如何了解？最好回顧一下它的詮釋史。

⁹ 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臺南縣：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4年），頁5387。

¹⁰ 宋·周敦頤：《周濂溪先生全集》（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正誼堂全書本），頁1a-3a。

談到〈愛蓮說〉的詮釋史，自然最好從宋代開始。《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九「附錄諸賢贈送唱酬等作」、「附錄諸賢懷仰記述等作」收有不少濂溪同時及後人的相關詩文，其中或對濂溪的愛蓮有若干聯想，茲錄如下：

一帆風雪別南昌，路出涪陵莫恨長；綠水泛蓮天與秀，蜀中何處不聞香。（任大中〈送周茂叔赴合州簽判〉）

先生雅愛水中蓮，尤愛蓮花峰下泉；此水此蓮誰會得，一窗生意草芊芊。（潘之〈濂溪六詠〉之二。自注：濂溪發源於廬阜蓮花峰下）

聞道移根玉井傍，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為先生引興長。（朱熹〈愛蓮詩〉。編者附注：此詩近見《遺芳集》，錄之）

以上三詩都提及「蓮」字，前二詩無法判斷詩中指的是荷還是睡蓮。朱子之作，所謂「開花十丈」用的是韓愈〈古意〉詩的典故：

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沈痾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這當然說的是荷，不過韓詩的依據卻是更早的神話和道教之說，不是實指。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¹¹卷二，在「太華峰頭玉井蓮」句下云：

魏本引韓醇曰：《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方世舉注曰：〈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古樂府〈捉搦歌〉：「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泉水徹骨冷。」

在「開花十丈藕如船」句下云：

《法苑珠林》：《真人關尹傳》曰：「老子曰：『真人游時，各各坐蓮華之上，華徑十丈，有返生靈香，逆風聞三十里。』」

由此可見，朱子〈愛蓮詩〉其實與濂溪〈愛蓮說〉無關。而藉上引錢仲聯的集釋文字，可知在佛教進入中土一段時間之後，道教也將佛教象徵的蓮花化入自己的傳說中。上引三詩之外，黃庭堅的〈濂溪詞并序〉，其「詞」有句云：

¹¹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175。

津有舟兮池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挈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歌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妓。

黃庭堅的「序」，對結廬所在取名濂溪的描述頗不正確，業經朱熹〈濂溪說〉¹²一文予以糾正。而筆者也要指出，上引「詞」對「蓮」與「荷」的描寫，似乎顯示黃庭堅心目中的「蓮」指的是荷，否則就不會「人聞挈音兮不知何處」。但是，黃庭堅把濂溪的舉止和心境寫成「散髮醉歌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妓」，比較像李白而不是周敦頤。總之，以上宋人的詩文或不能證明什麼，或難以憑據。

袁甫〈白鹿書院君子堂記〉¹³稱濂溪：

先生之學，該貫天地萬物而獨愛一蓮，何哉？蓮亦太極也。中通外直，亭亭淨植，太極之妙具于是矣。

此一說法，將〈愛蓮說〉和〈太極圖〉牽扯一起，而認為蓮的特徵具有理學內涵，並引發後來學界的種種推測。

明代周文靖有一幅畫，名〈周茂叔愛蓮圖〉（附圖二），收入《唐宋元明名畫大觀》¹⁴下冊第 176 幅，此圖的「蓮」是溪中的成片睡蓮，可見對於濂溪愛的是什麼蓮，周文靖所理解的是睡蓮。

清代李扶九的《古文筆法百篇》¹⁵卷九收有〈愛蓮說〉，並分析道：

二氏言性，多以蓮為比。言「火裡種金蓮」，即「出淤泥而不染」也。佛之身坐碧蓮台，即「中通外直」、「亭亭淨植」也。先生有〈題蓮詩〉云：「佛愛我亦愛，清香蝶不偷，一般清香味，不上美人頭。」先生於世皆淡，而獨愛蓮乎？非愛蓮也，愛其與己性合也。今觀「淤泥」七句，俱是言性，不知者以為是說蓮也。

又其〈書後〉說：

¹² 亦收入《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九。

¹³ 宋·袁甫：《蒙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75 冊，1983 年），卷 13，頁 491。

¹⁴ 《唐宋元明名畫大觀》：（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176 幅。

¹⁵ 清·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 年），頁 129-130。

周子愛蓮之作，其曰「中通外直」，蓋謂有合一陰一陽之道，合虛與氣而名之也。其曰「不染」、「不妖」、「不蔓不支」，蓋謂有合性善之旨，而不同於遷就可轉、渾淪無別也。其曰「春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蓋謂有合元亨利貞之保合太和，仁義禮智之發皆中節，宜活潑不宜膠執也。

以上兩段引文的詮釋，前者認為〈愛蓮說〉中的「蓮」是濂溪用以暗喻自己的性情，後者則認為「出淤泥而不染」以下七句都蘊涵濂溪的性理學說。筆者比較能認同前者，亦即濂溪以「蓮」為自己人格（君子的人格）的象徵，而且其靈感的來源與佛道二教有關。但李扶九的詮釋並未直接表示「蓮」指的荷還是睡蓮，而且以「火裡種金蓮」即「出淤泥而不染」，佛之身坐碧蓮台即「中通外直」、「亭亭淨植」，與上引及下文將引的佛典之說未能侷合。至於後者，逕以陰陽氣性等為說，乃承袁甫之論而來，其詮釋不免附會，筆者以為置之不論可也。又，前者謂濂溪有〈題蓮詩〉云云，又見於《韻府群玉》¹⁶卷五「荷」字條下，因不見於《周濂溪先生全集》，姑存疑不論。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¹⁷中〈論花和折枝花〉：

湖蓮自成一種，且據我看來，是花中之最美者。消夏而沒有蓮花，實不能稱為美滿。如若屋旁沒有種荷的池子，則可以將它種在大缸中，不過這種方法缺少了一片連綿，花葉交映，露滴花開，芳香裏里的佳景。（美國的水蓮和中國的荷花不同）宋代名士周蓮溪著文解釋他愛蓮的理由，並說蓮花是出於污泥而不染，所以可比之為賢人。這完全是儒家的口氣。

從林語堂對湖蓮的描寫看，對於濂溪所愛的「蓮」，他的認知是荷。

民國以來，初中國文課本多數選了〈愛蓮說〉。民國 74 年《國民中學國文》試用本第 2 冊第 13 課是〈愛蓮說〉，課文下附有圖片，乃是睡蓮（附圖三），其「題解」說：

¹⁶ 元·陰時夫：《韻府群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51 冊），卷 5，頁 209。

¹⁷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臺北：德華出版社，1980 年），頁 303。

作者藉蓮的特質來比喻君子的美德。

課本對「濯清漣而不妖」濯的是什麼，「中通外直」的直指的又是什麼，雖未多加著墨，但從所附圖片可以推論，課本編輯群認為睡蓮的葉才能說「濯清漣而不妖」，睡蓮的花才能說「中通外直」，荷則不能。

但民國 76 年《國中國文》正式版本、79 年的改編本等，所附的圖片都清楚的是荷（附圖四）。此後部編本或各家出版社所出《國中國文》課本所附圖片，不論攝影或是手繪插圖都是荷。

友人陳益源教授稱：嘉義縣及金門廟宇，多有茂叔愛蓮圖，均作荷花狀。此與該圖繪於棟樑高處，若作睡蓮則不易達意或許有關。茲特附載於此。¹⁸

在中國大陸，邱漢生、張豈之主編的《宋明理學史》¹⁹中有一節名〈愛蓮說的佛說因緣〉，又高等學校統編教材《中國思想史》²⁰亦稱〈愛蓮說〉有深層的佛學因緣，其他單篇論文談論者頗多，或稱〈愛蓮說〉與佛學無關²¹，或稱周敦頤思想與佛學相通²²，或稱愛蓮說靈感來自佛道二教²³，或稱以蓮為君子象徵不完全因襲佛典²⁴，種種不一；但都無人討論荷與睡蓮的問題。

綜合上述，〈愛蓮說〉的「蓮」，有人認為指荷，有人認為指睡蓮。有人不論靈感來源，有人認為與佛教有關。

五、從文本論〈愛蓮說〉指的是睡蓮

¹⁸ 陳益源：《嘉義縣寺廟雕繪暨傳說故事之調查與研究成果報告書》（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1999 年）。

唐蕙韻、王怡超：《金門縣寺廟裝飾故事調查研究》（金門縣：金門縣文化局，2009 年）。

¹⁹ 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80-84。

²⁰ 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317-318。

²¹ 如任俊華、彭麗瑤：〈愛蓮說並非佛學因緣說〉，《湖湘論壇》，1995 年第 2 期，頁 65-67。

²² 如宋道發：〈周敦頤的佛教因緣〉，《法音月刊》，2000 年第 3 期，頁 29-35。

²³ 如郝允龍：〈周敦頤何以對蓮情有獨鍾〉，《中國古代文學研究》，2007 年 7 月，頁 26-27。

²⁴ 如俞香順：〈愛蓮說主旨新探〉，《江海學刊》，2002 年 5 月，頁 177-181。

在漫長的詮釋史中，學者認知各異。但筆者發現：沒有人從植物學的角度去作分辨，也因而對〈愛蓮說〉文本上的字眼不夠敏感。

從字面看，〈愛蓮說〉可以討論前揭議題的文句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等七句。作者的描寫，顯然包括了水面以上的花、葉片、葉片和花的柄三個部分，而沒有涉及水面下的根、莖部分。

先論花。不論荷或睡蓮，都有浮出水面的花，而且都散發清香味，因而都符合「出淤泥而不染」和「香遠益清」的文意。再論葉片，荷的葉子高出水面不少，睡蓮的葉片則貼浮水面，濯是洗滌的意思，漣是漣漪，指水，葉片遠離水面的荷是無法以清漣洗滌的，只有葉片貼浮水面、與漣漪盪漾成趣的睡蓮才能說「濯清漣而不妖」。最後論葉片和花的柄。荷的花和葉片因為浮出長達 1~2 公尺，其柄都帶有相當幅度的彎曲，風來尤甚，固然「不枝不蔓」又「中通」，但豈能稱為「外直」？只有花柄僅浮出水面少許的睡蓮，才真正是「中通外直，不枝不蔓」。以上分析，讀者親臨池畔觀察，便知所言不虛。可見〈愛蓮說〉的「蓮」指的是睡蓮。

友人廖美玉教授稱：荷為經濟作物，有蓮藕、蓮蓬，農家以時採收，似不宜謂之「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睡蓮無蓮藕、蓮蓬可採，不屬經濟作物，而為觀賞植物，故可稱為「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此解可稱別有會心。

六、周敦頤將蓮從佛法的象徵轉化為君子之風

朱熹於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書〈愛蓮說〉後，略云：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為是〈說〉以刻焉。

可見濂溪名其堂為「愛蓮」，並為此特撰〈愛蓮說〉。古人名其堂室均有寓意，所以不宜僅以其植物愛好視之。在濂溪之前，儒家學術著作或其文學作品中尚無以「蓮」

爲「君子」之象徵者，有之自濂溪始，理當有更深一層之寓意。

筆者認爲他有意將「蓮」的象徵意義從佛法轉化爲儒學，從諸佛菩薩轉化爲君子，證據即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等七句的意涵，大部分承襲佛經而來。按：梁譯、陳·真諦釋《攝大乘論釋》²⁵卷十五載：

蓮花有四德：一香，二淨，三柔軟，四可愛。

又據宋·法護（?-1058）等譯《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²⁶卷九載：

菩薩若修十種法者，即如蓮華。何等為十？一者離諸染污。二者不與少惡而俱。三者戒香充滿。四者本體清淨。五者面相熙怡。六者柔軟不澀。七者見者皆吉。八者開敷具足。九者成熟清淨。十者生已有想。善男子！云何是菩薩離諸染污？譬如蓮華出於水中而水不染。……云何是菩薩戒香充滿？譬如蓮華生時處妙香廣布，菩薩亦復如是。……云何是菩薩本體清淨？譬如蓮華生時自然潔白，隨其方所，婆羅門、剎帝利、一切人民共所稱讚。……云何是菩薩面相熙怡？譬如蓮華當開敷時，令諸見者心意快然生適悅故。

按法護爲天竺人，生年不詳，但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七「（真宗天禧五年，1017）十一月丁丑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太子少師平章事丁謂爲譯經使兼潤文，時譯經三藏法護等請依唐制命宰臣充使故也」²⁷，則周敦頤之生年（1017）法護已爲譯經三藏。又，《除蓋障菩薩所問經》，梁·曼陀羅仙已譯，名《寶雲經》；又與僧伽婆羅同譯，名《大乘寶雲經》；又有唐·達摩流支譯，名《佛說寶雨經》。故該經至少曾經四譯，今以法護所譯者最爲暢達，故引據於上。由此可見，不僅「可愛」一詞，〈愛蓮說〉中形容蓮花的七句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四句意思完全出於佛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遠觀而不可褻

²⁵ 陳·真諦釋：《攝大乘論釋》，收入《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修訂版），第31冊，頁264。

²⁶ 宋·法護等譯：《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收入《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修訂版），第14冊，頁726-727。

²⁷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315冊，1983年），卷97，頁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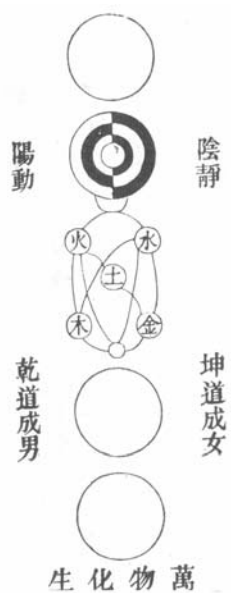
玩焉」三句才是濂溪依據儒家價值加入的新意，諸如正直、一以貫之、望之儼然等，有承襲，有創新，而將「蓮」的意象從諸佛菩薩轉化為君子。附帶說明，「濯清漣而不妖」的「妖」字，周敦頤也意有所指。據《新唐書·楊再思傳》，張宗昌排行第六，貌美異常，楊再思言：「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如張宗昌之「妖」而為武則天所寵，自然不符濂溪心目中的君子形象。

根據上述，濂溪對於西土與華夏的蓮花典故，都了然於胸，卻能輕鬆道出己見，不著痕跡，實極高明。

七、結論

佛教中的「蓮」指的是睡蓮，〈愛蓮說〉中「蓮」的意象大部分承襲自佛經，一部分則由濂溪以儒家價值加入。文本中的「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兩句，從植物的特徵上說，也明顯指睡蓮。這說明濂溪此文有將諸佛的象徵轉化為君子的象徵的意圖，有如他會通《易》、老、陰陽、五行並轉化為儒家的形上學。只是他的處理方式，如其為人，雲淡風清，極為低調，濂溪為人傾倒者，此為其一。學者稱，理學乃儒者融合釋老而來，於〈愛蓮說〉又得一證。

若從文學與文化的角度看，以物象徵君子，在玉、松、蘭、菊、竹等之後，傳統文化中從此又增加了睡蓮一項，雖然不少人誤解為荷。



【附圖一】宋·周敦頤〈太極圖〉



【附圖二】明·周文靖〈茂叔愛蓮圖〉局部



【附圖三】民國 74 年《國民中學國文》試用本第 2 冊第 13 課〈愛蓮說〉



【附圖四】民國 76 年《國中國文》正式版初版第 2 冊第 13 課〈愛蓮說〉

引用書目

- 陳·真諦釋：《攝大乘論釋》，收入《大正藏》，3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修訂版。
- 宋·法護等譯：《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收入《大正藏》，1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修訂版。
- 宋·周敦頤：《周濂溪先生全集》，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正誼堂全書本。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347冊，1983年。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315冊，1983年。
- 宋·楊萬里：《誠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60冊，1983年。
- 宋·袁甫：《蒙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75冊，1983年。
- 元·陰時夫：《韻府群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951冊，1983年。
- 清·永瑤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清·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
- 《唐宋元明名畫大觀》，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 《中國植物志》，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
-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臺北：德華出版社，1980年。
- 戴君仁編：《詩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1年新版。
-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

《中國種子植物科屬詞典》原於 1958 年出版，茲據其修訂本《中國種子植物科屬詞典》，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1 年。

《中國植物科屬檢索表》原於 1958 年出版，茲據其增訂本《中國高等植物科屬檢索表》，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1 年。

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 年。

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臺南縣：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4 年。

陳益源：《嘉義縣寺廟雕繪暨傳說故事之調查與研究成果報告書》，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1999 年。

鄭武燦：《臺灣植物圖鑑》，臺北：茂昌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唐蕙韻、王怡超：《金門縣寺廟裝飾故事調查研究》，金門縣：金門縣文化局，2009 年。

任俊華、彭麗瑤：〈愛蓮說並非佛學因緣說〉，《湖湘論壇》，1995 年第 2 期。

宋道發：〈周敦頤的佛教因緣〉，《法音月刊》，2000 年第 3 期。

俞香順：〈愛蓮說主旨新探〉，《江海學刊》，2002 年 5 月。

郝允龍：〈周敦頤何以對蓮情有獨鍾〉，《中國古代文學研究》，2007 年 7 月。

